

四十四



1



淮南子卷六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  
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  
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  
賤尚慕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意委務積神上  
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  
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



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  
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  
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  
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  
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曰爲之反三舍夫全性  
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  
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  
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  
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

至和值偶于人形觀九鑛一知之所不知而心  
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  
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吧流涕  
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  
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  
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  
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  
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  
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弦絕或



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慧星出或  
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不言澤及萬民君臣  
垂心則背謫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  
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  
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  
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悅不能覽其  
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  
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  
尾也故至陰颶颶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

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  
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  
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却走  
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  
沉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天道者無私  
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  
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  
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  
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其



淮南子 卷六  
三  
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

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也乃失之其失之也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



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  
若純醉而其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  
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  
頃畝之區而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  
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  
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  
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豎巖虎豹襲

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鱣  
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  
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  
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  
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躡  
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  
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鷓鴣莫  
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  
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



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  
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  
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  
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  
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  
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  
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  
雞於姑餘騁若飛騫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  
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

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  
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黃帝  
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  
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  
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  
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  
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  
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  
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



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  
鷲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  
駕飛黃伏阜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  
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  
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  
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  
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

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  
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  
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  
之時臥倨倨興眈眈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  
其行躡躡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  
生浮游不知所來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  
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  
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  
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



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䟽骨肉而自

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䟽而不附植社槁而墍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



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爲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名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輶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

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夏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辨之說除刻削之法去



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脩  
太常墮枝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  
若無覓鬼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  
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  
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  
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  
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  
韓商鞅之爲治也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  
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  
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  
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  
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  
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瀆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  
而枯澤受瀦而無源者譬若昇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  
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



淮南子 卷六  
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六

淮南子卷七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  
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  
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  
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  
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



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  
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  
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  
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  
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  
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  
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  
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  
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  
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  
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  
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  
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  
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  
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  
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  
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  
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跋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

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



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值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



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  
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  
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  
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  
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  
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  
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  
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

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  
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  
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  
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  
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  
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  
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  
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澇水弗樂也  
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



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  
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  
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  
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  
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  
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  
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  
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

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  
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  
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  
先鬼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  
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處其一而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  
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  
天地之樊茫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  
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



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  
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  
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  
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  
逮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  
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  
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  
効以道爲紉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  
容與而物無能營廓倘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  
澤焚而不能熱也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  
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  
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  
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  
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鬼不  
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冥于太宵之宅而  
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



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  
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  
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  
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  
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呶呼吸吐故內新熊  
經鳥伸鳧浴鰻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  
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  
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成形而  
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

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其所爲故形  
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紜而  
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  
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  
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  
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  
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  
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  
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



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  
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斲  
珍怪竒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  
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拊形鹿裘  
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  
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  
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  
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  
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蟻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  
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  
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  
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千頂  
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  
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  
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  
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



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掛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任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

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藏詩書脩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

拊盆和瓿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實也今贛人敖倉子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箒箒有其井一實



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  
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  
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  
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  
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  
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甫  
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秣越  
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  
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踉蹌而諦通夕

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  
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  
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  
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  
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  
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自無  
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  
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  
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



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  
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  
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  
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  
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  
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  
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  
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  
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  
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  
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  
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  
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  
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  
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  
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  
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



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鼯蛇

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



淮南子卷七  
十四  
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  
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  
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  
已矣

淮南子卷七

淮南子卷八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  
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  
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  
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  
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



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  
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  
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  
此之時玄元至碭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  
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擿蚌蜃消銅鐵而萬  
物不滋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  
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  
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

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  
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  
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拆電霰降  
虐氛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菑榛穢聚埒畝  
芟野莠長苗秀草木之勾萌銜華戴實而死者  
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椽檐棖題  
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  
陸離脩椽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  
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



淮南子 卷八  
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蛩滿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呬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



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  
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  
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  
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  
詐謂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  
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  
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  
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  
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

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  
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  
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  
人贍矣貪鄙忿爭弗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  
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  
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  
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舞象不知樂也  
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  
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



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  
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  
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  
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  
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  
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  
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  
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  
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

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  
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  
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  
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  
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  
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倖使銜其指  
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  
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  
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



淮南子 卷八  
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克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辨弗能解也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

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猘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猘獠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  
使禹䟽三江五湖闢伊闕導澶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  
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  
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  
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  
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  
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

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  
之民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  
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  
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  
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  
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  
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乘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靈照導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于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



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  
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  
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  
者不體陰陽則侵王者不法四時則削霸者不  
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  
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賤不  
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  
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  
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  
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  
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  
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  
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  
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  
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  
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爲真人凡亂之所  
由生者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與宮  
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櫛林樽櫨以相支持木



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渾  
減菱杼紆枹芒繁亂澤巧僞紛拏以相樅錯此  
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  
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洑怒瀨  
以揚激波曲拂逶回以像馿浯益樹蓮菱以食  
魚鱉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  
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  
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  
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脩爲墻垣甬道相連殘

高增下積土爲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  
驚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  
華蟲䟽鏤以相繆紆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  
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  
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  
蘧蔭纏錦經穴以數而䟽此遁於金也煎熬焚  
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  
燒燎大木鼓橐吹埤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  
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



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  
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  
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  
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  
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  
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  
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竒物足以變  
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  
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

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  
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蹈節則禽獸跳矣人之  
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  
動動則手足不靜矣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  
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  
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喜也哀經  
笄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  
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  
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



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



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  
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  
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僣  
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  
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  
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  
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  
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  
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

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子

卷八

淮南子卷八





